



孟子卷之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通攷

熊禾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

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在焉。黃震曰。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先王之仁也。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與不仁也。諸侯受命於天。本在天下。而身居其間。則無敵於天下。巨室六章言不仁者樂其所。所以亡。八章言桀紂無敵於天下。巨室六章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親家而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諸侯之師。文王言求聚斂則痛當出率土地而食人。

肉錄言事親善親之事
一明白熟誦而已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直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
器也所運以為為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尺也師曠晉之樂師知

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箏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
大蕤蔟音反姑洗音先蕤蔟音反賓夷則無射音亦為陽大呂夾

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通政 程復心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
大夏西戎之國昆侖命谷名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
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之鳴其雄鳴
為太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也合也其雄鳴
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
二曰太蕤一曰姑洗四曰蕤蔟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
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
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二統之義焉

角徵反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

天下之法度也通政 命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

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入聲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

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

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鍾至仲呂比皆屬陽自蕤蔟至應鍾

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天蕤為陽夾

鍾為陰每陽間一陰入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

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徵曰五聲最濁

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

為羽十二管長者為濁短者為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

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徵羽而不相亂則

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歌聲勻調施之
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趙惠曰律法也言陽氣志陰氣
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也言陰陽皆稱律故謂之
十二律黃鍾者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也
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也
於子十一月太蕤者太也蕤蔟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蕤
而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洗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改易
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蔟也言陰氣幼小故蕤蔟陽
不用之故曰實位於午五月夷則也言萬物始傷被
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
起無有終已位於戌九月宮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

位丑十二月來者字申言萬物字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酉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成積於林野又林衆也方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助陽成功也位於酉難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難陽氣閉塞乃物作種也位亥十月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泯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

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

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都玩死刑

必為去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通鑑武帝天

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牛有累莫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誼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采羹蔬飯而已粉米之不精者即着路盡力制三反身衣去声布衣木絲阜帳後宮貴死

以下。衣不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擇或謀反事竟亦立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去武帝之事江南大亂其故何哉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

所謂仁心者初不足待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先王之道則仁

也曰是心足以王王者言有是心而能廣充之非謂專恃此

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

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也蓋天理合人

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

難聖人復起而有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也

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固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

之馬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利妄作之累苟不循是

氏曰引齊宣王梁武帝為有仁心仁聞之證甚當然論二君

不能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武則異宣王

異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通曰上文曰堯舜之道心而不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去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係，唯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又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無法，正謂此也。所謂

通政

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講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漢是自然，則為王莽矣。揚負曰：後世無一不被其化。然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輔氏曰：過差謂用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負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聲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反教救被去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輔氏曰：規

方，負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未忍人之政，仁之使天下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出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負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

不可勝用也。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所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鏡氏曰：惟天下不能

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通政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許謙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比說用法後正言法。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音音至此言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意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危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度音擇下度量之度音同。

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

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

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

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

而已語錄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

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

日道揆用臣也如唐虞之百揆即以義理揆度百事者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關同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去聲與為亂小人孝道

不孝則不識道理易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出所以事

君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其

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張氏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為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孝則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孝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觀其可行也○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泚泚泚居衛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泚泚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群臣無得泚泚然不急救正之

泚泚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泚泚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詆毀禮反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

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

地者敬君之至也語錄恭與敬大槩也一賊只是恭意思較

難底工夫○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若有邪心所當

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

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

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饒氏曰恭有對敬言者有即是

恭之類恭即是敬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

害其君之甚也語錄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

小廉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

皆十分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

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問然吾所以責之

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鄒氏曰

言天之方蹶至此明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去

者當有仁心仁聞少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常名仁責責也

今有仁心民不被澤

此不行先王之政者

故曰

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

此論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者

詩云不愆率由舊章

此能遵先王之法者

故曰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

此論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者

離婁之明公輸之巧師曠之聰堯舜之道

不以六律

不能

正五音

此言治天下不可无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是以

木仁而在高位

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

此見為上而不遵先王之法者

故曰

上无礼下无孝賊民具喪无日

此以行先王之道者責於其君

詩曰蹶无然

天之方事君无義進退无礼

此見為下而不遵先王之法者

故曰

恭陳善閉王之道者

責難謂之此以行先王之道者

古第一章

○子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形旬反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語錄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以由莫不盡其道焉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
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與存以仁廢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承上章不仁則身裁國亡而推

意○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上言四體以言身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矣此可不畏哉先師曰戒人不仁是亦過人欲存天理也

得天下

以仁

失天下

以不仁

興存亦然

以天子言不仁不保四海

以諸侯言不仁不保社稷

以卿大夫言不仁不保宗廟

以士庶人言不仁不保四體

右第三章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去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

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

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

此皆字不止上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明不能則人欲肆

而法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

意蓋如此。通鑑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

王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

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

罪於君未聞君百姓公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

於君未聞君百姓公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

便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辭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

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慕尚

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

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

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承上

在身。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

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

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如晉六卿。等為患其矣。然或者不脩

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

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代

反。可以及乎天下矣。葵度所請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與疾討

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

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通鑑唐書皇甫德儀傳。韓洪

進兼侍郎。憲宗方。蔡。急於用。度。韓。會。嚴。丞。以。辦。度。支。改。戶

崔。支。鍾。度。以。使。道。進。既。由。聚。斂。向。利。為。宰。相。至。錘。市。道。皆。強。之。

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輕。重。在。輔

相。今。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

置。能。服。其。心。也。若。相。傳。則。四。方。解。矣。請。投。以。命。以。常。山。叛。朝

好。厭。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

一。好。厭。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

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拜。淮。西。節。度。使。行。營。都。統。使。韓

拔。拜。國。願。留。宗。師。帝。從。之。通鑑程。復。心。曰。此。亦。承。上。章。家。之

所為乎矣致人怨怒其勢必自由臣大夫始故麥丘之言亦
先及群臣而後及百姓也林氏謂不修其本亦指身而言未必
能勝商以取禍如魯昭公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得臣君
疑議之於下其易者其德不足以為服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
疑議之於下其難者其德不足以為服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
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之而彼自不怨利之
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而然德教溢乎四海

此世臣為政不	此誰本	巨室慕	此見服人	故沛然	此見德
大家難	以力服	難不得	正身修	一國慕	之所難服
敬信者	罪巨室	德之大	天下慕	人之不服	此見無一
德之大	天下慕	人之不服	乎四海	遠不至	德教溢
可以無	教所施	可以無	教所施	可以無	教所施

右第六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者世入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入

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小德小賢者居小位大德大賢居大位與德相稱是上之

耳是視也若力之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語錄問天下無道小賢役大賢大賢役小賢

理當如此○饒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大賢役小賢小賢役大賢
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就事而論氣使是勢言小大強弱
然處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以賢兼才德以政事言
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使勝才德以政事言
自以勝時勢處○通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可以見德是
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人事言也○通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可以見德是
存焉是日小德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女去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
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字如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
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輔氏曰絕物則絕

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桓為是。巽言橫流。孟子姑取其正。氏曰。蓋小役大。弱役強。之垂其萎。蕭自棄之。果木服。議也。即是。亦天齊。景畏天者也。畏天猶保其用。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盤樂。音。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希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反。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

役矣。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國大弱。可強。

夫國反為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則可矣。然凡

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千萬曰億。侯維也。助語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

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紆勿鬯丑亮之酒。灌地而降神也。

按周禮。有秬鬯。以秬米為酒。名秬鬯。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准乃用之。取其芳。香。旁。達。以。降。神。鬯者。以。其。條。鬯。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

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

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爾語錄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通鑑世說德行篇名紀子長文名群有英才。去季方各謀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各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詔於太丘。名寔寔除太丘長。乃長文孝先之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取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天命。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我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者是也。

以天下有道言

大德小賢

小德役

役大賢

以天下無道言

小役大

弱役強

此理之當然

詩曰商之孫子其雅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此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證言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也。此小役大弱役強之證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也。

右第七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

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真氏曰自古危亂之出未嘗無忠言祖伊諫紂不仁故顛倒迷昏以危為安以蓄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鄆道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輔氏曰大不仁之人則雖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毀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

所謂自取之者

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形旬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得失之幾評

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仁者心存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悔毀伐之幾於自取之初是也不仁者心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蓄樂所以亡是也心存者存天理戒心不存者過人欲也

以滄浪之水觀

清斯可以濯纓濁斯可以濯足

有以自取之也

不仁可與言哉

私欲蔽固失其本心

安其危利其蓄樂所以亡

顛倒錯亂

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敗之有

此謂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以不仁之人觀

自侮自毀自伐然後人侮人毀人伐

所謂自取之也

右第八章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誌致之如聚斂驗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
民音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

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
危人情莫不欲免免王節其力而不盡此漢文帝朝量此類

之謂也真氏曰所欲與聚非推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
無不合其公類而後為得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所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
桀與紂也為去聲與音同音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
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彼謂湯武此謂桀紂如

叢而得免死於獺鷓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好為王

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毆民以歸之○張氏曰非利人之
為已毆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猶夫天理無利天下之而
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
是也故秦為漢毆隋為唐毆季世之君歸於民上施施然自
以為安而不不知其為人毆哀哉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音久益善夫扶音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

艾固難卒舍沒反辦然自今畜物六反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王祗曰艾以久為活人不能久以久而孰不積不足以長國之危。通曰三年之艾無積久之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祭義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謂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

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此章綱領在仁字仁尾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殺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樂

得其民者 湯武此言民物 今有好仁 諸侯皆 為之跋 民之故

○以得天下言

得其民者 湯武此言民物 今有好仁 諸侯皆 為之跋 民之故

得失有道

○以得天下言

所欲與聚此二語一 所惡勿施章之大要

○以失天下言

失其民者 桀紂此言民物 苟不志仁 終身憂 辱死亡 民之故

右第九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

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

弱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

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好靡磨而

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

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語錄自暴者所言

這道理是之謂暴矣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定與言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反形旬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言上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

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悉非也。辨氏曰。前面說自暴

不居不教。誨矣。那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何也。蓋非自暴。兩等。人。後面說

猶為不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頂自暴。自棄。之。人。有。安

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先。師。曰。哀。哉。二。字。當。令

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詆。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

者。猶。知。天。理。之。為。美。特。其。於。不。能。故。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

憫。以。警。覺。之。猶。致。望。之。意。焉。此。孝。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

自強者不知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以不信之。仁安宅。見曠弗居。見哀。此聖賢之

可與有言之故。謂之自暴。以不信之。仁安宅。見曠弗居。見哀。此聖賢之

自棄者不不行。謂之自棄。以不為之。義正路。固舍弗由。絕哉。深戒。

可與有為之故。謂之自棄。以不為之。義正路。固舍弗由。絕哉。深戒。

右第一章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通爾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

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親親也。仁義本之射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

親親也。仁義本之射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

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

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通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

道在爾。親與長在人為甚。求諸遠。舍親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上倡而下應。則天下可平。

事在易。親之長之在人則為甚。易。求之難。失而反。而天下平。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

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

知善之所在也。或問。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

按。誠隨以求信乎友。何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宜行也。長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

謂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况引

大字以蓋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修之始

言誠身。則以自脩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三字

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

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輔氏曰。游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

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語錄問思誠莫須

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

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

實理。子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無

不實。實。便思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他。聖人。仁。便真箇

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

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使。道。着。思。有。以。實。之。始。得。不

致。程。勿。吝。曰。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

無。異。道。而。明。善。誠。身。實。傳。道。之。要。訣。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

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

又為思誠之本。饒氏曰。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恐只是

下仕起。若孔子告哀公。則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如居

身事親。知人知天之說。却是孔子告哀公之言。○通曰。此所

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饒氏疑集註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思誠之本一知為先也謂明善即是思誠過矣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之義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出於心於孝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出於心於孝者用亦與大學相表裏章大孝章句曰其第五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宜潛心焉三賢之傳投此章可見

治民

獲上

信友

悅親

明善

此以誠身之用言

誠者天道

此以誠身之本言

此以誠身之本言

思誠者人道

此以誠身之本言

此至誠未

其有不動

當不誠未

言然有能動

此以其驗處言

之即治民獲上

信友悅親之類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起也而為方伯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

方諸侯之長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證禹平水土其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

商之時申呂或封支無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

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

君太公望子以矣文王發政必先釋寬孤獨庶人之老皆無

陳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輔氏曰恐人見太公

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

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

皆尊加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饒氏曰既有

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輔氏曰：衆蕭何所
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衆人之父。亦蕭何所
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通鑑漢高帝
羽立沛公。即高祖為漢王。王已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
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
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出
與強同於一人之下。而信伸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
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
者又不可不察也。○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下。有
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
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張氏曰：張良歸漢

蜀炎綱幾振。亦無幾為當時
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固如此。

為政於天下。

○通鑑漢高帝
○文王之為此

得二老大老則天下之心不能外
舉小國七年則大國五年在其中

右第十三章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
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
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去土
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
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

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謂以
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
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辭

善戰如孫臏音王臣吳起文侯將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

洛陽張儀人之類辟開壑反口本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

耕稼之責如李悝反括回盡地力商鞅反以兩開阡陌之類也錄

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巳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

將夫一夫之直如遂上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此路道便是井田

之制而得遂道亦夫有則溝千夫而路道為其外矣其制也

整齊此先王以為大觀此可見出之所流而時君之所賞孟子之言及

而先王以為大觀此可見出之所流而時君之所賞孟子之言及

此而先王以為大觀此可見出之所流而時君之所賞孟子之言及

之而先王以為大觀此可見出之所流而時君之所賞孟子之言及

各則世德下通證地力之教以為戰國時李悝提封九萬頃除

山澤之居參分去地力之教以為戰國時李悝提封九萬頃除

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力之教以為戰國時李悝提封九萬頃除

矣又曰勤則損亦如之地力之教以為戰國時李悝提封九萬頃除

傷則因貧故其貴也其賤其傷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

十石除社間當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食人月一不半五

十石除社間當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食人月一不半五

十石除社間當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食人月一不半五

十石除社間當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食人月一不半五

十石除社間當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食人月一不半五

十石除社間當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食人月一不半五

十石除社間當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食人月一不半五

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
害也乃破壤剗削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意於此盡矣又曰所謂開
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董彞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
入其疆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以地善戰者服上刑
地而主於利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
地而主於利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

不行仁政

以聚斂者言不仁而富之猶在所棄

以爭戰者言率土地食人肉其罪可知

以服刑言

辟草萊任土 此謂聚

地者又次之 斂之徒

善戰者最上 此皆爭

連諸侯次之 戰之徒

右第十四章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矧
中正則眸子瞭焉矧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善也眸子曰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

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矧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
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
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所形故審其言之法也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不亦不可掩
焉此觀人之法也張氏曰聽其言而人之賢不亦不可掩
無所遁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則
之言為旋觀其於四體孟子之言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
有不言盜背施於其人設孟子之言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
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項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於
可掩矣可不懼哉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內然不
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先師曰
解氏註目為神候精之所存而察之善惡不可隱蓋以在察
德行之類觀之只輕一說過不必訓為察也

觀人之法

聽其言所以審其是非

人焉廋哉邪正不可匿

右第十五章

孟子七卷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饒氏曰。君子就

無故而取人之士。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先師曰。子孟子嘗

言。賢君必取人之士。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先師曰。子孟子嘗

人。儉者必取人之士。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先師曰。子孟子嘗

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已。驗後之欲耳。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

偽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為者。恭儉之實

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其亦擴天理而

判也。其亦擴天理而。誠實虛偽之

判也。其亦擴天理而。誠實虛偽之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自然無欲未嘗與人相拂

恭儉音聲

此實德於外者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

後然多欲常懼人之見者

笑貌

此實德於外者

第十六章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遠。去。聲。別。反。必。列。也。經。禮。之。通。證。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

授。以。離。其。無。籠。則。皆。援。救。之。也。權。稱。去。聲。錘。直。垂。也。稱。物。輕。重

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權此乃禮也。

乎。經。者。也。○。語。錄。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如。皆。須。以。權。而。不。背

之。○。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執。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

來。接。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

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謂之權乎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接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接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與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

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

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

徇人徒為失已語錄古人所以拯世以有道也既自於固矣

之經嫂溺則曹變矣援以手者禮變而重之之道當然也不

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然乎之為不失其經

少服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極天下之大經也

男女授受不親

此以禮之經言

天下溺援以道

直己守道所以濟時

嫂溺援之以手

此以禮之權言

欲手援天下乎

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右第十七章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藝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去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

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

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或問易子而

亦然若孔子曰教其子則雖所未孝必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九林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之恩朋友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

師仁之際而以責善望之○王氏曰父有爭法去子何也所謂

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

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先師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

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

此所謂慈而教子矣孟子之言經也

君子恐其教必以正以正此父責其古者所以相夷本謂傷恩不行繼之以怒子而有傷易子全恩則惡愛子

教子故不夫子教我以正此子責其而教亦不責善反成親教夫子未出於正父而有傷失教則離不祥

右第十八章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

日用三牲之養去亦不足以為孝矣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

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太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

事親此與前章說親在於誠身同章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声此事親之本身正則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為守之本○事之本守

其意本所以見其為大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曰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養去去孟復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
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
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
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
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
忍傷之也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皙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
其意本所以見其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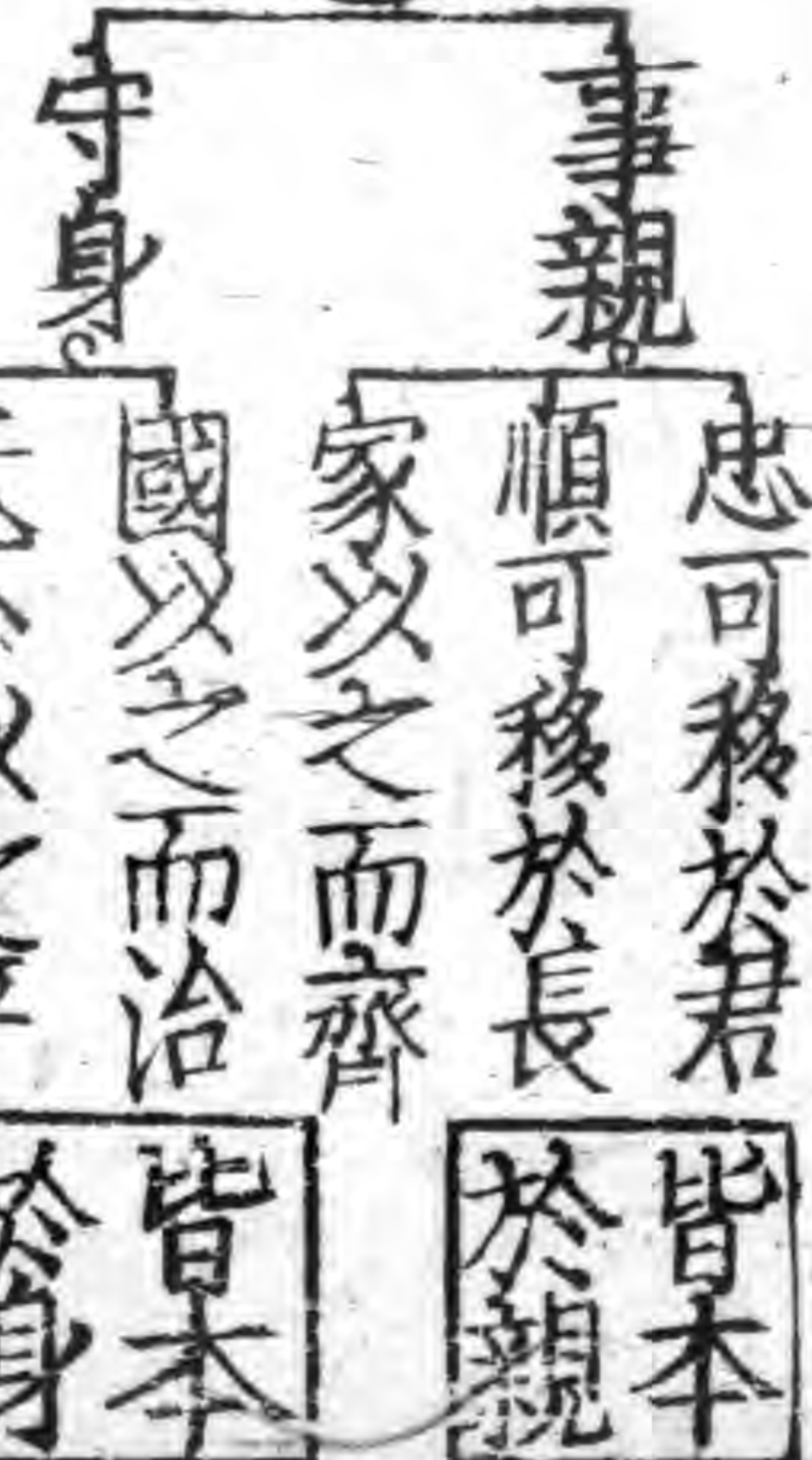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
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去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
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曰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
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去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
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曰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韓氏曰：孟子只平諡去，曰：事親視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先師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養親之大。

以所事言 親君長 孰不為事

以所本言



以所守言 身家國天下 孰不為守

右第十九章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適，間音間。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徐氏名度，字格者，

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語錄：格，去聲。格，去聲。格，去聲。愚謂間字

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譴。與，音與。行政之失

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

國無不治矣。去聲。下同。矣。所以正也。集註：所以正也。仁義大人者大

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語錄：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

尊底道理，不但默二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

之意。○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

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

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通證：荀子大略篇：孟子

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去者能更平聲之直者

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有其事將

不勝平聲其更矣。人人而去下吐聲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

去矣是以輔相去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格定哀。孟子曰：不能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

以所行言

人不足與適

每事而救

惟大

此言大

一正君

此言君歸

以所行言

政不足與間

其失則難

能格

此言大

一正君

此言君歸

右第二十章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待洛

也。呂氏曰：行法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退補氏曰：集註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二言於人已兩有聲。善本是美人之好，如曰毀譽已自是非真，况脩己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

以不虞之譽言

行不足以致譽而反得譽。

脩己者不可以是遽喜

以求全之毀言

求免於毀而反致毀。

觀人者不可以是輕退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實耳矣。

易去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亦以為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為而言之與？

以實言

易真言無責耳

易真言無責耳

以君子之學觀慎於言不待責此後有責而後不責也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七卷二十九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去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

師則自足而不復反又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不得已者不

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

人師而人未以心悅誠服以師之○通曰通上章兩人字為

以可以為師言

温故而知新

此學之要也

以好為人師言

自足而不復進

此人之大患

右第二十二章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王驪字繞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魯作樂

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

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長上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

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

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

子孟子曰以後一罪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

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也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

正子之罪人也樂正子善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

右第二十四章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歿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歿也舖傳孤反

徒但也舖食也歿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

罪而切責之或問王雖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徒

言絕之深矣樂正子不繁輕身從之意特指其資糧雖不可

見孟子而巳故以舖歿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

考疑驢以是故舍館而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

免制亦不可不嚴而孟子不欲齊便責之後却正其罪所以分

作兩章樂正子初意不欲來齊見孟子後却正其罪所以分

費視為無緊要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未

王雖或為引之則切責之時去就

俞難知孟子所以切責之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不孝有二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

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

無後為大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註趙氏曰此三者不

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

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

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

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說其說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告

禮之正也經也告者禮也禮之變也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

去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

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全體道謂

道於身與道為一者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

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堯得

告堯之告也以君詔之而已或問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

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倪毅

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
夫未聞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
然而孟子謂君臣之道以君為首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得中若未
然則聖人得果於天下萬物皆出於此矣故集註於前章曰然
口武則是在上者有非紂之暴則不可不然章曰推而欲引以
湯武之仁在仁者若父非紂之暴則不可不然章曰推而欲引
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紂之暴則不可不然章曰推而欲引以
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告而娶則扶
植君臣父子之教也細集註

不孝有三

- 义其一言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 义其二言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
- 义其三言 不娶無子絕先祖祀

皆不孝之事
此不孝之大

右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
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
猶此也語錄事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各實之實有對理而言
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
非是仁義之實仁之實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
問實對華而言仁之實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
所在必對華而言仁之實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
焉○熊氏曰此字之訓當如果核之實○真氏曰仁義之
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認踐行之良知充
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故為仁義者惟先蓋二認踐行之良知充
廣之則其首至生而不窮否則孝弟為仁之實○真氏曰仁
地矣○竟軒蔡氏曰有不窮否則孝弟為仁之實○真氏曰仁
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孟子言仁乃以之為本孟子
何耶蓋有子言仁屬之義若不同矣孟子言仁乃以之為本孟
親主乎愛而仁屬之義若不同矣孟子言仁乃以之為本孟
從兄此孝弟所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孟子言仁乃以之為本孟
兄而弟所以為仁義之言其理也先師曰分而言之則事親
仁義言仁渾淪言之義為仁之實也言仁者曰分而言之則事
見親親為仁渾淪言之義為仁之實也言仁者曰分而言之則事
分親親為仁渾淪言之義為仁之實也言仁者曰分而言之則事
子之意亦猶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
此意有相

樂之實樂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不知足之蹈之手足之舞之樂斯樂則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斯一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
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反七容無所勉強

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
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

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者也○此章
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

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歸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
配真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

然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與文理密察之密同禮之
謂文不厭其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與文理密察之密同禮之
謂文不厭其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與文理密察之密同禮之

於此上微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尊賢便
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其地那分明見得而
守定不移便是樂之實行得恰好處便是禮之實由中而
所勉強便緊要○通曰前兩實字是就人小心上說下三實
字是就工夫上說○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
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正之意所在而
字意真則知之真固則守之固蓋萬物皆一而成固獨有
為真也則隱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
俱壯於子五藏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雀白
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章之妙乃仁義
而作始智之所獨知而化之妙莫不皆然此章之妙乃仁義
為本而切近而精實者為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之
乎其中者為切近而精實者為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之
然生也而不能終之以禮樂也若智之知節之樂之使良心
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章之
之極功也○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舞足蹈如化之矣此章
可蹈則自然不覺其然也人既知其親之當敬孰肯舍其
親而不知之不明其兄而不知其親者其有不愛敬者蓋其
昏而不知之不明其兄而不知其親者其有不愛敬者蓋其
言之知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
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自然形見血脈自然
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動盪

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錫氏曰。實如果實穀實。實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得。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用。到枝葉蕃茂。處此章論語本立而道已。皆此實內萌芽發從。兄是為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得至。節是限。節文是文章。如及階是節。指是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又有親疏。進退。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然則此章功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節文。斯二者。作動字看。此章道理自然生。亦當活看。不言信者。實則信在其中。此章有細緯。仁義是經。禮樂是緯。是緯。○蕭田黃氏曰。前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到樂處。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裏。如何。到樂處。之。吾身。事親。從兄。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裏。如何。到樂處。存。處。說。節文。是就纖微處。樂是就成。熟。結。裏。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蘆。更。無。歇。時。足。踏。手。舞。只。是。形。謂。實。即。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葉。有。核。實。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實。而。後。生。萌。芽。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實。而。後。生。萌。芽。生。事。不。知。其。足。之。踏。手。之。舞。也。通。致。余。潛。生。日。集。註。中。訓。仁。曰。心。者。四。端。之。一。耳。仁。義。禮。智。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獨。無。所。釋。哉。

蓋嘗以明足以燭理言。又以達於事理言。亦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訓乎智也。

事親良心真切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仁義之實從兄。天下之理。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是也。皆原於此。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見之明而守之固。節之密而樂之深。

右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

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

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語錄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

事性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此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論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通鑑書舜曲瞽瞍克

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大禹謨而能知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標雖瞽瞍愚頑亦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

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

意所謂定也定化以化言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

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其

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不可及而父子者亦莫不

定矣嗟夫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及而反身而誠而已矣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

所以可為法於天○李氏曰名同字愿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音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

仲素語此云只為去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彦豫章人後居延平

出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為人子者肯知無不可事之親准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
耳孰有不親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
子之心也然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
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舜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以歸已言天
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下之悅為舜
未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以事親言父
子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母之悅為重

盡道而歸底豫

天下化

見天下無不可事之親

父子定

見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右第二十八章

孟子卷之七

聖